

西藏 的地平线

[美]罗伯特·彼·埃克瓦尔 著

刘耀华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TIBETAN SKYLINES



西藏

[美]罗伯特·彼·埃克瓦尔 著

刘耀华 译

的地平线

TIBETAN

SKYLINES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的地平线

(美)罗伯特·彼·埃克瓦尔著

刘耀华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125 插页:1 字数:137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01—1,730

ISBN7—223—00451—7/Z·31

定价:2.60元

(藏)新登字 01 号

000510

序 言

西藏，这块禁区，以它特殊的魅力始终吸引着西方世界。在地理位置上，西藏有两英里长的高原作为天然屏障，有高耸入云的巨大山脉所守护。正是它们，有效地将西藏封锁在了西方世界的视线之外。

通过一些旅行家和学者对西藏的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有关西藏人生活方式的某些情况。但是，却对西藏人思想感情那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本书的最大特点，对西藏人的生活和事件的描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显示了藏族和其他人一样，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

作者罗伯特·彼·埃克瓦尔是个职业传教士和天生爱好人类学的人。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描述了他和妻子、儿子在西藏东北部萨姆查游牧民中生活的情景和他在未得到批准在达仓拉莫(Taktang Lhamo)居住之前的境遇。作者在书中未告诉我们促使他进行这次冒险的非同寻常的准备。

作者出生在甘肃与西藏(应为青海——译者注)

交界的地方，并在这里长大。他的父母亲均为传教士。他起初讲汉语，后来才学习藏语。他在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后，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和藏族中进行传教活动。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人类学高级培训期间，利用空余时间，撰写了《甘肃——西藏交界地区的文化交往》一书（一九三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是一本重要的和最先描述藏族与汉族之间文化交往的著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埃克瓦尔先生在印度支那被日本人临时拘留。此后，他作为远东事务专家加入了美国军队，继续为政府提供可用的专门知识。

在本书中，你将与那些非凡的藏族人相识：杜古尔、蒲扇耳竖村、平板脸仁真、大善人旦措次仁和其他人。你还可以了解到大量关于藏族人的生活和他们基本的社会准则。书中描述了杜古尔如何说服色曲寺的喇嘛们允许一个传教士家庭在他们中间安家，这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其余突出的事件是杜古尔与他的两个妻子之间的风波；帮助一个先前有三个丈夫的女香客的苦果；在酥油偶像节日庆典上的执行仪式和纵酒狂欢；派往汉族部队驻地的和平代表团；争执案件的裁决；去拉萨朝佛香客的会合集中等。

西藏东北部比起拉萨和南部地区来，受外界的影响要少得多。这里的藏族人被分为游牧民和坐农，即“住黑色帐篷的人”和“住土屋的人”。他们被纵横交错地切割成很多部落和社会群体。每个部落和社会群体的游牧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藏族人的游牧生活的浪漫,以及他们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在本书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许多稀奇古怪的藏族风俗习惯都大有讲究,都具有深刻的含义。通过本书,你将意外地大量见识和领略藏族人生活中令人惊奇的种种事件,窥探到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之一斑。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弗雷德·埃根

引 言

本书既不是讲述一个传教士家庭象传教士们通常采取的冒险行动一样去完成传教工作，也不是记述传教士如何去进行传教，然后提出自己的需要和酬金。书中没有任何想以藏族人为衬托来显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意图，相反，我们在那里的生活将成为读者了解我的藏族朋友们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窗口。

一九三九年夏，我，西若宗追，马背上的传教士，来到萨姆查游牧区，请求许可在达仓拉莫居住下来。与我同行的有我的妻子贝蒂·弗切尔，埃路瓦尔，藏族朋友们亲切慈爱地叫她多杰赤措；还有我四岁的儿子，他很快就从一个幼儿成长为一个少年，他的藏族名字叫达娃。达仓拉莫是喇嘛教的中心，它由古尔都寺和色曲寺以及分属两个寺院管辖的贸易点组成，附近还有若干个小村庄。这里因此也成为达仓拉莫地区所有部落和社会群体的主要集散地。这儿靠近一万两千英尺的西藏高原，距离汉族居住的地界

大约一百英里。

几经挫折和多次拖延，藏族人才最后答应让“外国人”在达仓拉莫居住。一九三零年秋，我与妻子和儿子终于迁入一个贸易点中的临时住宅居住了下来。我们以达仓拉莫为根据地，在这里度过了五个春秋。后来，我们暂时离开藏区，在美国呆了四年，一九三九年又返回达仓拉莫。

一九四一年夏，我再一次离开藏区。战争带来的是封闭，传教士的家庭被瓦解了。战争动乱的余波改变了一切，它不仅使整个亚洲受到影响，而且还波及到我个人。我被告知“仍然不能返回”。我的藏族朋友们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西若宗追什么时候返回？

这块土地本身和它的整个地平线一样无与伦比。西藏的天空确有它独特的趣味，远处，在地球和天空连接的地方，苍白阴暗的流雪勾划出地平线的轮廓。夏天，这里绿草如茵，草丛中点缀着彩色的斑斑点点，野罌粟花在翩翩起舞。在地平线的远方，那儿是块无名地，惊奇便由此而生。在那儿，毛发似地蓝色罅隙意味着一枝枪，或者是枪托上的叉。也许，它还会被误认为是一只雄羚，正顶着它的双角得意洋洋地站在山顶上。远处那些轮廓鲜明勾勒出的各种图形，确实能给人以一种难以琢磨的意象，甚或是一种恐吓。由于这一切，黑色帐篷的居住者们和一些农业部族的成员们，如同在草原上旅行一样，细心地注视着远处的地平线，在它未改变成新的图形之前，谨慎小心地向它靠近。

地平线上，一缕缕摇曳的带状物可能是闪烁的篝火冒出的浓烟，或许这突然出现的浓烟标志着朝山者在点燃祭品和松柏树枝向山神祈祷。牲畜群和旅行队在远处徐徐蠕动，然而牧民们的那些黑色帐篷依然耸立在狭长的草地上。与这块狭长的地带相连接的是块未被征服的土地，这儿的气候变化无常。有时，大雨会劈头盖顶地向人们袭来，或者是冰雹的突然袭击，这是整个藏族生活运动的剪影。这里属于我的藏族朋友们：蒲扇耳坚村、杜古尔、平板脸仁真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去过紧靠地平线的地方。那儿有许多山神的神龛和迎风飘扬的五颜六色的经幡，它们是秃鹫降落的指向标。它们将从它的上方俯冲下来，停落在天葬台上猎取“天葬”的食物。

这里是块荒凉的土地，这儿的人们十分奇特地生活着。当然，“奇特”只是对我而言，对于经常出没于此的人来说一切都很自然。本书所描述的故事也许会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有点陌生，但它会将你带入西藏的地平线。

这里也许需要告诫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的记忆和思绪在我的西藏岁月里自由自在地翱翔。因此，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并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这些事件，有些是我在藏区居住初期发生的事情，而另一些则是后来发生的。尽管我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描述，但是，我认为书中描写的每个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因此，书中的章节没有严谨的时间安

排，我宁可按照无法预言的心理活动无拘无束地信手写来。

罗伯特·彼·埃克瓦尔

目 录

序 言	
引 言	
一 拒绝与默许	1
二 闹鬼的房屋	16
三 两个老婆的趣事	28
四 朝圣与爱情	44
五 女人的风波	56
六 俘虏的死讯	66
七 欢闹的节日	80
八 拳击与斗殴	93
九 冒险的尝试	106
十 情报与酬金	117
十一 突袭的消息	129
十二 冲突与和谈	141
十三 狩猎与侦察	155
十四 松鸡？强盗？	171
十五 转经路上的死神	186
十六 复仇的怒火	200
十七 朝圣者的游历	214
十八 别了，拉莫	241

一 拒绝与默许

晚风吹打着帐篷的外缘，蜡烛微弱的火舌忽闪忽闪地跳动着。我们围着小奶桶，吃着面条和煮肉。奶桶外缘尽是乳脂和油垢，上面还粘着长长的牦牛毛，看上去不那么干净。然而桶内粘稠的凝乳又白又净。我们事先约定晚餐时品尝含奶油的藏族食品——“卓”(Zho，即酸奶)，它是用牦牛奶汁做的；在牛奶中加上酵素后会凝结成象冻奶一样带有水果酸味的乳制品。

我们五个人吃完一碗酸奶，并留意地把碗上的酸奶舔干净后放下碗，准备盛另外的一份。我们五个人是：阿爸卓巴·杜古尔亚布，他的名字意思是生活在西藏东北部的游牧民中间；卓罗玛，杜古尔亚布两个妻子中较年轻的一个；多杰木措，我的白人妻子，在我的藏族朋友面前，她既要充当女主人的角色，又要照顾我四岁的儿子；达娃，我的儿子和我——西若

宗一个正寻求进入西藏这块土地的西方传教士。由于在西藏没有中央集权的存在，因此，护照在那里没有什么用处。

我妻子多杰木措在帐篷外面把锅架在火床上权且做个火锅。为了安全，我们还在一个脸盆里盛满沙子以防止火灾。杜古尔的妻子卓罗玛用木勺划破酸奶凝结着的表层，给我先盛了一碗酸奶，然后她放下木勺，用双手捧给我，这表示她很有礼貌。接着，她依次给多杰木措、达娃、杜古尔和自己每人盛了一碗，多杰木措打开一个小锡盒，把白糖撒于酸奶上。杜古尔老人用他粗短的手指头在碗中的酸奶中搅拌了一阵子，然后非常满足的吸吮着。

杜古尔边吃酸奶边说：“在酸奶中放上‘美味的东西’真香啊！这种美味的东西最好吃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白色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一家人该有多好呢！我的煮肉、你的面条、卓罗玛的酸奶、多杰木措这又白又香的东西，这一切真是太妙了，哎呀！我怎么光知道吃呢？西若宗追，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明天有二十多个人去达仓拉莫，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块去那里。虽然你的马匹生了癩疥疮，但至少有两匹马的癩疥疮已经好了，你可以让多杰木措和达娃留在这里，晚上月亮很明亮，她们用不着害怕。”说到这里，杜古尔用力地弹了一下他的手指头，咂了咂他的嘴唇。

我和杜古尔加入了去达仓拉莫(Taktsang Lhamo)的旅行队伍，开始了艰辛的旅行。

由于山路很不安全，而且我们一家追随的热杜巴人(Rzakdumba)是有名的骑士、江查人(Jangtisa)也一直不停歇地骑马前进，我们无能力再与他们同行。因此，我们不得不滞留在杜古尔的营地里，并呆了五十天时间。高大的石灰岩山峰在草地的外缘拔地而起，它成为古尔都(Gurdu)和色曲(Serchu)两个喇嘛寺院的分界线。这两个寺庙在“虎穴女神”达仓拉莫形成了商业和寺院的中心。它们如同西藏地平线上任何偏僻的地方一样成了一块禁地。杜古尔做为我们的主人，对这条通往达仓拉莫的山路也没有多大把握。他认为我们单独继续前往是不明智的。因此，我们每天只能呆在在营地，除了以焦急的心情凝视着通往目的地的路标石灰岩山峰外，别无法子。之后这个部落的人又开始向前移动，我们只得随他们一块前行，那高耸在地平线上的一座座山峰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后来，我们的马匹感染上了马疥癣，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毛，只得不停地用植物的根茎和草药熬汤给它们医治。这样，坐骑就成了一个问题。

在这段被迫耽搁的时间里，我的营帐一直与杜古尔的帐篷搭在一起，这是最亲密交往的显示。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总在一块吃饭，除非他偶然碰到我们用油煎鸡蛋，这是藏族人所忌讳的食品。初夏，这里遍地盛开着漂亮的花朵，我和杜古尔一道骑马在这干旷的草原上漫游。一天，我与他坐在一个山头上看守羊群，一阵阵冰雹横扫过来，我们俩便同时挤在一

件雨衣下以躲避冰雹。还有一次，我们在追逐一只灰羊时，已经六十岁的大胖子杜古尔骑着马越过了满铺碎石的陡坡断层，而我却不敢骑行，只好徒步过去。在攀登悬崖时，杜古尔在前面等候着，我们还一起在一座小山丘的泉水旁用午餐。干旷的草原和群山与远方被积雪覆盖的路标阿尼玛卿山(Amni Machen)、尼比伊孜山(Nyindir Yirtze)和其它山峰一起，以无云的蓝天为背景，从地平线上向四方延伸。

有时候，我和杜古尔坐在他家帐篷的避风处闲聊，每遇到这种情况，卓罗玛就坐在一旁为我缝制藏靴。还不时地为我们添茶。杜古尔这时会向我提很多问题，而他的问题总是要引起一场从今生到来世的包罗万象的争论，最后常常以下雨为题宣告结束。诸如怎样才会下雨？雨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天空会出现彩虹？等等。碰上这样的问题时，我就告诉我的藏族朋友形成雨和彩虹的种种原因。有时候，这个部族的成员会来找我缝合他们的刀伤。有时，藏族孩子由于不慎滚跌到帐篷内的热炭灰里，我就得为他们擦洗烧伤并医治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灼伤。每遇到这样的场合，杜古尔总是感到自豪而愉快地微笑着。对于部族观念很强的藏族人来说，我这个陌生的外国人对他们非但不是负担，而且是一笔资产或者财富，也就是说我对他们是有用的人。

五十天过去了，第二天我们将骑马去达仓拉莫。古尔都寺，这个在达仓拉莫两个寺庙中占主导地位

的寺庙，与色曲寺一起形成了达仓拉莫的寺庙中心。古尔都寺的“奥波”(Omdo 管家)有一次曾允诺在达仓拉莫给我一块地盘安家。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准备与“奥波”达成这笔交易。我想，去找古尔都“奥波”最好有杜古尔和我同行。在我与杜古尔交往的五十天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得十分迅速，因此，我再三恳请他同我一起前往去见古尔寺的“奥波”。

大风紧促地用力弹拨着帐篷的外缘，在风中摇摆的烛光宣告了一天的结束。杜古尔正舔着他的碗，烛光下显现出一尊肥胖、半裸体和被烟熏得呈现青铜色的雕像。我对他说：“阿爸杜古尔，我们明天去古尔都寺向‘奥波’提出要一块地盘安家时，你能不能替我向‘奥波’求情？那位‘奥波’一定很善谈，而我的藏语又不怎么好，这件事对我又是这样的重要，因此你一定要帮助我，多替我说些好话。”

杜古尔本来象一尊笑面佛一样聆听着我的祈祷词，听到这里，突然大声地笑开了，并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头刮擦着残剩在碗缘上的酸奶，启开双唇，露出一只牙齿，把酸奶扒进嘴里。然后他对我说：“西若，你想想，当我们带着礼物，手里捧着长长的哈达去见奥波，还有我去为你求情，他一定会答应在拉莫给你一块地盘安家的，我在我们藏族人中是个很善言谈的人，如果‘奥波’肯给你一块地盘安家，以后我们就可以常常在一起叙谈了。我将坐在你的客房里，多杰木措把那‘美味的东西’撒在卓罗玛带来的酸奶上，就象刚才一样，那该有多好！”说到这儿，他望着吃空

了的酸奶碗，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他似乎对去向古尔都寺‘奥波’要求一块地盘安家的事很自信。

接着，杜古尔对卓罗玛说：“走吧，是休息的时候了，培灵(Pehling 外国人)也该休息了。为了给西若宗追、多杰木措和达娃要一幢房屋，我们明天要去达仓拉莫。他们希望和我们一块居住在西藏草原上，因此，我们要去见古尔都寺的‘奥波’。”

达仓拉莫的远方耸立着一座座高入云端的巨大山峰。它们好象一簇特制的插满箭头的箭筒。我们乘马飞快地沿着山脊向我们的目的地奔驰。每当我们行进到山间小道的崎岖路段时，就得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既要瞻前又要顾后。当行至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二三英里的路段时，我们放松了警惕，毫无顾忌地骑马驰骋。而此时，当地部落的骑士们正严阵以待，枪在手，刀欲出鞘。尽管我们也知道，他们部落的敌人热杜巴人也来到了拉莫，但并无任何危险的迹象可以表明冲突在即。而且，冲突发生在寺庙里也是很罕见的。因此我们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炫耀他们的“孜卡”(Tsika 即露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值得受人观赏的一支拥有二十多枝枪的骑兵队伍。

但事有凑巧，他们戏剧般的预演却成了真正令人关切的事实。就在我们抵达一个高地时，下方的山谷中突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阵枪声。在那儿的山顶上，一簇簇长矛成为地平线上的明显目标。战斗会不会在拉莫的两个寺庙之间爆发呢？这使人难以